

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研究

鄭春生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專職研究員

引言

加拿大曾經是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歷史、文化受到歐洲的一定影響，同時，作為美國的鄰國，它在文化、經濟等多個領域又受到美國的影響。近年來，加拿大已經成為中國留學、移民和工作的主要目的國。

一、加拿大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概況

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尤其是留學生的到來與促進加拿大經濟發展聯繫密切。留學教育經濟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數額巨大。除了學費等留學經濟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以外，由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帶來的其它經濟效應，包括留學生畢業後定居加拿大、在加拿大學習期間購置房地產、購物、旅遊探親等經濟的經濟也相當可觀。^[1]

根據之前加拿大國際戰略規劃，加拿大政府希望到 2022 年吸引 450,000 名國際學生，將目前國際學生的數量增加一倍、促進國內教育機構與國外機構在學生流動等方面的合作等。地方各省也相繼推出政策，支持教育國際化進程；如薩斯喀溫徹省的教育國際化戰略包含三大目標：增加本省學生出國留學的人數；增加來本省學習的外國留學生的人數；增加各機構對外科研的合作項目。^[2] 加拿大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機構總體上可以

歸納為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兩個層面。

（一）政府機構

摘要：近年來，加拿大已經成為中國留學、移民和工作的主要目的地國。本文介紹了加拿大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情況，分析了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狀況和所取得的成效，最後對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前景進行了展望。文章認為，以教育為重點領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將是中加合作重大格局中的重要增長點之一；兩國高層互訪與磋商為加強和深化中加教育和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礎，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關鍵詞：加拿大；教育；交流；合作

加拿大與許多國家啟動國際合作發展項目，此類項目在推動高等國際教育交流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加拿大聯邦政府出台的「加拿大創新戰略」，該戰略由人力資源部和工業部分別發布了《知識至關重要：加拿大人的技能與學習》，以及《追求卓越：投資於民眾，知識和機遇》等文件^[3]。同

時，加拿大還通過多種方式促進兩國之間的雙向留學生流動：通過獎學金等確保相關國家能夠獲得穩定的生源；通過建立大學相關技術轉化部門與國內外國際貿易機構的聯繫，促進相關科學研究成果產業化；此外，還通過借加拿大外交部、工業部與外貿部等部門，聯合與印度建立產、學、研合作的經驗，在其他相關國家推廣類似的經驗或模式等。^[4]

除了國家層面，其他各層面的政府間的合作也得以順利開展。以阿爾伯塔省與中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的合作為例，雙方認同加強教育理想是兩國和兩國人民增進全球和文化理解、促進更緊密關係的最佳途徑，雙方相信國際教育之間的交流將促進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在學術、社會、文化和專業方面的發展，雙方同意簽署加拿大阿爾伯塔省教育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際合

作與交流司關於教育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為兩國教育交流的發展和實施建立合作框架，共同推動雙方的發展。雙方合作項目包括教師、管理者和學生交流項目等，雙方代表每年形成一份關於申請合作項目的報告。^[5]

目前，在高等教育領域，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項目的形式主要為通過加拿大大學直接與合作學校之間簽訂合作協議，包括與發展中國家開展學生交流、交換項目；通過開展學校與企業的合作輸出高新技術；派遣學者前往外國訪學與提供技術資源；通過學生交流將不同國家的文化與理念融入教育體系，促進學生對他國文化的了解，並培養全球化意識等。

（二）非政府組織

除了加拿大聯邦政府、國際開發署等政府機構以外，非政府組織也參與了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加拿大大學與學院聯合會 (Universities Canada) 的目標在於在各大高等學校之間進行政策協調，為大學與學院提供政策指導與信息共享等，如該組織舉辦的南北科研計劃，讓加拿大學生前往外國參加實習，而實習的地點均為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企業，包括非洲、南美洲等發展中國家集中的地區。南北科研計劃讓加拿大各大高等學校：「跨越大學自身的界限，與多方建立聯合、夥伴關係，共同制定計劃，以便應對世界所面臨的共同挑戰。」^[6]

加拿大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有利於進一步加強加拿大的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二、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

與政治、經濟交流相比，人文交流更著眼於未來，起到了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夯實民意基礎的作用。目前，中國已分別與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歐盟建立了人文交流機制，這些實踐活動充分發揮了中國作為文化大國的資源優勢，成為推動中國雙邊、多邊關係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教育作為人文交流的重點領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概況

中國是加拿大在亞太地區最大的教育合作夥伴。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對推進兩國的教育事業，促進中國教育改革的發展大有助益。從 1981 年到 2001 年，加拿大政府共通過 CIDA (加拿大國際開發署) 向三個項目投資了 6,870 萬加元：中加管理教育計劃 (CCMEP)，中加大學聯繫計劃 (CCULP) 與特殊大學聯繫計劃 (SULCP)。中加兩國均與大量大學與學院參與了這三個項目，對文革之後中國教育、科研體系的恢復與改革起到了重大作用。

上述計劃包含了一系列與中國的社會改革息息相關的研究方向：自然科學、海洋科學、工程學、管理、法律、農業、醫藥、教育、少數民族文化與女性研究。一位在戴爾豪西大學獲得 MBA 學位的中國學者後來設立了中國最大的會計公司之一。在上述三個計劃執行的頭幾年裡，加拿大是唯一願意與中國大學聯繫的西方國家。當時，加方的計劃主要旨在提升中國教育工作者的知識與教學水平。

迄今為止，加拿大與中國的高等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方式一般以各高校之間直接對話的方式，而非聯邦政府包辦。許多中國與加拿大學校通過 CCMEP、CCULP 和 SULCP 計劃得以建立交流合作關係。在加拿大，教育並非聯邦政府的管轄範圍，加拿大無法動員大量政府財政資金 (公共資金) 用於加拿大與中國之間的國際教育交流合作項目，正因為此，參與交流合作的大學就有更大的自主權可以根據自身需要開展與中方的交流合作。

（二）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運行成效

中加已經達成緊密的教育合作，其交流合作內容與成效可以概括為中加學生留學、中加學者互訪、中加合作辦學等幾個方面。

1. 中國學生赴加拿大留學情況

(1) 1978 年到 2015 年中國赴加拿大留學生基本情況

加拿大教育體制對世界各地的學生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是傳統的留學目的地國之一，留學生已成為加拿大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 1978 年到 2015 年底，中國各類出國留學

人員累計達 404.21 萬人。其中 126.43 萬人目前正在國外進行相關階段的學習和研究；277.78 萬人已完成學業；221.86 萬人在完成學業後選擇回國發展，佔已完成學業群體的 79.87%。這說明仍有 20.12% 留學人員選擇留在國外發展。^[7] 中國學生前往加拿大留學主要是進入加拿大的高等院校，包括本科學習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此外，也有一些有條件的家庭在中小學階段送孩子出國留學。根據加拿大國際教育局 (CBIE) 統計，2014 年共有 336,497 名來自外國的留學生在加拿大就讀，而僅中國留學生佔了其中的 32.96%，達到 110,918 人，人數位居第一，遠高於位列第二的印度 (11.56%，38,891 人)。^[8] 至 2015 年底，在加拿大就讀的國際生以中國留學生最多，高達 11 萬人，佔國際生的 1/3，是第二位印度留學生的三倍。^[9]

中國是加拿大留學生最大的來源國，2016 年 3 月 16 日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15 年中國出國留學生為 52.37 萬人，回國人數為 40.91 萬。^[10] 而

中國留學生數量佔美國、加拿大兩國留學生總人數的比例均超過 30%。2015 年，在加拿大就讀的國際學生總人數 (包括各層次教育) 比前一年上升了 8%，達到 353,000 人；其中，有 51% 計劃畢業後在加拿大永久居留，同時有 95% 表示將推薦其他學生來加拿大學習。中國大陸是近年來加拿大國際學生的最大來源國；2015 年，前往加拿大留學的外國學生中有 34% 來自中國，領先排在第二位的印度足足 20 個百分點。^[11] 畢業後留在加拿大參加工作或創業的留學生將自己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加拿大的社會經濟建設上，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為加拿大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根據駐溫哥華總領館教育組統計^[12]，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和阿爾伯塔省中國留學生增長迅猛。5 年兩省中國留學生數分別增長 116% 和 91%。2015 年中國留學生佔 BC 省國際學生總數的 39%。^[13] BC 省國際學生發展情況如表 1 所示。

表 1 BC 省國際學生發展情況

教育機構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5 較 2010 增長 %
公立高校	28,490	31,185	33,330	35,845	39,595	45,130	58%
私立高校	49,834	54,697	60,740	67,406	72,767	67,965	36%
中小學校	11,713	11,918	12,588	13,040	14,135	16,958	45%
合計	90,037	97,800	106,658	116,291	126,497	130,053	44%

BC 省中國留學生增長情況

國籍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5 較 2010 增長 %
中國	23,660	29,185	35,980	44,170	50,680	51,130	116%

AB 省中國留學生增長情況

教育機構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最新較 09/10 增長 %
高校	3,615	3,989	4,572	5,142	5,753	6,388		77%
中小學校	228	298	400	614	766	935	948	316%

(2) 2016 年到 2019 年加拿大留學生基本情況

加拿大移民局 IRCC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統計數據顯示，加拿大的留學生數量逐年增長，2019 年新增加拿大留學生人數為 40 餘萬人。2016 年到 2019 年加拿大留學生數量走勢如表 2 所示。



(3) 疫情使中國在加拿大留學生數量下滑

統計數據顯示，2015 年至 2016 年，在加拿大學習的留學生人數從約 457,800 增長到約 524,000，增長了 14.4%，加拿大留學生數量逐年增長。疫情使中國在加拿大留學生數量下滑。受新冠疫情及全球性的旅遊限制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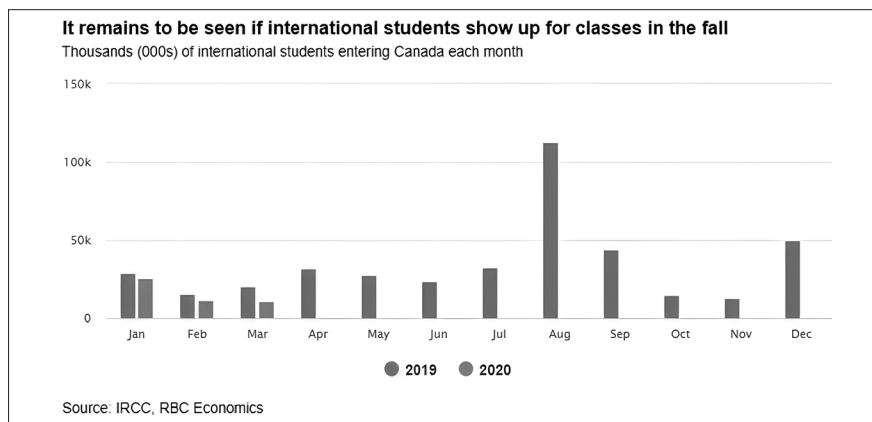


圖 1 2019 年和 2020 年加拿大留學生數量對比

國等亞洲國家教育科研實力也進一步加強，這些國家也會成為留學生青睞的留學目的地國。^[15]

(4) 近年來，加創紀錄留學生人數加劇住房供應緊張局勢，住房壓力促使政府調整移民目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加拿大的留學和移民政策。

加創紀錄留學生人數加劇住房供應緊張局勢。2023 年 8 月 11 日，加拿大卡爾頓大學 (Carleton University) 高級研究員史蒂夫·波默羅伊 (Steve Pomeroy) 表示，加拿大房地產市場面臨的最大壓力不僅僅是永久居民比例的上升，國際留學生人數創歷史新高，這使得本已飆升的住房成本變得更加雪上加霜。

加拿大政府決心在未來幾年內將移民水平提高到每年 50 萬的目標，學生簽證數量也破歷史記錄。那些來這裡尋求臨時居住的人，無論是臨時外國工人還是國際學生，都推動了租金價格的上漲。

「臨時外國工人和留學生將成為租戶，而不是業主，」波默羅伊說。去年加拿大全國平均租金上漲了 10% 以上，預計今年將再次上漲，儘管多倫多和溫哥華等較熱門市場的租金漲幅要大得多。

此外，住房壓力促使政府調整移民目標。2024 年 1 月 12 日，加拿大住房部長肖恩·弗雷澤 (Sean Fraser) 和移民部長馬克·米勒 (Marc Miller) 表示，隨著住房壓力的加大，聯邦政府正在努力穩定每年進入該國的人數，通過調整移民目標以及臨時居民准入，將 2026 年來加拿大的

表 2 2016 年到 2019 年加拿大留學生數量走勢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印度	52,645	82,990	107,175	139,740
中國	76,870	82,750	85,165	84,710
韓國	15,935	16,705	16,880	17,060
法國	11,825	13,230	13,440	14,670
越南	5,320	9,875	12,385	11,685
巴西	7,300	8,865	10,260	10,270
伊朗	2,960	4,680	7,055	9,795
尼日利亞	6,165	5,955	6,535	7,585
美國	6,235	6,945	6,570	6,805
日本	6,685	6,530	6,690	6,685
菲律賓	2,895	2,750	4,080	6,365
墨西哥	4,905	5,440	5,755	6,285
合計	199,740	246,715	281,990	321,655

Source: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統計群體：已持有學簽的國際生；時間範圍：2015 年 1 月 -2019 年 12 月)

響，2020 年 3 月份加拿大獲得學習簽證的學生減少了 45%^[14]。數據顯示，當年加拿大留學生的數量大幅度減少。具體如圖 1 所示。

疫情期間使加拿大學校實行了在線教學方式，同時可能會帶來世界格局的變化，並影響人的觀念、學習方式，也將給各國留學政策和環境、留學安全和保險都會有更高的要求。近年來，中

永久居民人數穩定在 50 萬人，與 2025 年持平。

據加通社周四報道，2022 年的內部文件顯示，移民部員工警告副部長，移民大幅增加可能會影響住房和服務的獲取。在周五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自由黨部長們為提高移民水平的決定辯護，認為移民支持了加拿大的大流行後復蘇。但米勒和弗雷澤也表示，住房壓力促使政府調整移民目標以及臨時居民准入。

自由黨政府還對國際學生計劃進行了修改，以解決有關欺詐和生活成本挑戰的問題。自由黨部長們表示，如果高等教育機構不能確保滿足國際學生的住房需求，聯邦政府準備採取必要措施——包括大幅限制簽證——以確保指定的學習機構提供足夠和足夠的學生支持作為學術經歷的一部分。

2. 中加學者互訪情況

當前，中國學者主要有兩種前往加拿大訪學的渠道：一是教育部留學基金委的合作渠道，二是所在單位或個人合作渠道。前者主要是指留基委等相關部門與國外留學機構合作安排學者出國，比如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獎學金項目就是根據留學基金委員會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簽訂的合作備忘錄設立，旨在聯合資助中國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優秀人才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作為訪問學者或博士後開展 3 至 12 個月的出國研究。當前，與留基委簽訂備忘錄並設立面向中國訪問學者的合作獎學金的還有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康考迪亞大學 (Concordia University)、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維多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ctoria)、韋仕敦大學 (Western University)、圭爾夫大學 (University of Guelph)、卡爾加里大學 (University of Calgary)、紐芬蘭紀念大學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薩斯喀溫徹大學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與拉瓦爾大學 (Laval University) 等一系列加拿大高等學校。

中國學者通過所在單位或個人派出渠道出國訪學的項目包括青年骨幹教師出國研修項目、地

方合作項目、西部人才特別培養項目、藝術類人才特別培養項目、國家公派高級研究學者、訪問學者與博士後項目等。這些項目的受理單位各不相同，既有國家留學基金受理機構及 211 工程建設高校，也有簽訂相關協議的省級政府教育廳，更包括各類其它單位——比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教育局就是西部地區人才培養特別項目的受理單位之一。

加拿大學者到中國訪問的項目也非常廣泛，既有政府的支持，也有獨立的研究項目。比如，中加博士後贊助補貼 (Canada-China Postdoctoral Fellowships Supplement) 就是專門為獲得加拿大自然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 (NSERC) 博士後贊助的加拿大學者前往中國進行為期 1 至 2 年的訪學而設立的，補助金額達到每年上萬加元。該項目由 NSERC 與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合作建立，其基礎為雙方於 1987 年簽訂、並於 1995 年續簽的諒解備忘錄。

「中加學者交換項目」(Canada-China Scholar Exchange Program, 簡稱 CCSEP) 是目前中加學者互訪項目中影響最大，最具重要性的一個。1973 年，該項目由中國教育部和加拿大外交、貿易與發展部 (DFTAD) 共同簽訂諒解備忘錄設立，成為中加兩國政府之間的重要教育合作項目。加拿大駐華大使館和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共同負責「中加學者交換項目」的推廣活動。項目通過派遣中國學者赴加拿大研修，同時也接受加拿大學者來華研修^[6]。以往往加拿大研修為例，這個項目的中國學者可以分別獲得中加雙方的經費贊助：其中，獎學金、加拿大入境城市至留學目的地的食宿費用，以及醫療保險費用等由加拿大政府承擔，而學者的一次性往返國際旅費則由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負責。據統計，上個世紀 90 年代至本世紀前 10 年，共有 467 位中國學者通過 CCSEP 項目到加拿大各高等學校進行了 4 至 12 個月的學習與訪問。根據加方統計，從 1973 年項目啟動到 2016 年的 43 年中，加拿大共有超過 1,000 名學者參與了 CCSEP。參加 CCSEP 的加拿大學者不僅為中加兩國之間學術與技術交流做出了貢獻，也促進了加方對中國教育體制乃至社會各層面的了解。

3. 中加合作辦學情況

加拿大教育體制的特色之一就是靈活的辦學模式。1995年，中國出台的《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允許中國學校和外國組織或個人合作辦學；而2003年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則更進一步細化了上述規定中的內容，提升了此類學校的法律地位，該條例的出台加速了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為中外合作辦學提供了法律基礎。目前，中加合作辦學涉及幼兒園、中小學與高等教育各級各類的教育層面。

中小學合作辦學以在中國境內設立海外學校為主要形式。1995年，第一所加拿大海外學校在中國成立，英屬哥倫比亞(BC)省成為加拿大第一個允許在國外進行合作辦學的省份。這些學校均為私立，資料顯示，這些學校不僅同時受到BC省與中國大陸的法律制約，而且採用的是BC省的課程、學習目標和教材等，所僱用的師資也是在BC省獲得資格認證的教師與校長。此外，這些學校還必須經過BC教育部的認證，並定期接受檢查。值得注意的是：在由BC省參與進行中外合作辦學設立的學校獲得高中文憑的學生有機會直接前往加拿大或其他英語國家就讀大學，而無需接受TOFEL等外語考試。中國的BC省海外學校增長迅速，2006年時全國僅有7所，到2009年初就已增長到13所，還有5所正在等待認證，均為中學。BC省在中國辦學的成功引來其它各省紛紛效仿，到2007年全國共有約80所中加合作辦學機構。

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加合作辦學也是兩國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形式。目前，大學階段中外合作辦學的形式大致分為兩種：一是引入國外教學資源(師資、各種信息、數據和資料等)，學生在境內校方的管理下完成學業，由加拿大大學頒發學位或資格證書。二是學生在國內修完一定年限、或完成大多數課程後，轉入境外合作學校繼續就讀，獲得境外大學的學位或資格證書。

此外，中加大學的合作科研與合作人才培養(教師發展)也是兩國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主要形式。2004年，中國國家留學基金會(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簡稱CSC)與加拿大國際

管理學院(Canada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e, 簡稱CIMI)合作設立「中加教育合作與人才培養項目」，為中加教育合作開拓了新的領域^[17]。2010年，中國教育技術協會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大略教育學院又主辦了「中加教育與技術研討會：構建全球研究共同體」，提出了利用網絡技術實現中加人員共同研究，共建「知識共同體」的新思路，以及在網絡技術的支持下進行教師培養與課堂教學改革等一系列建設性意見。此外，前往加拿大訪學也豐富了兩國之間學術交流的內容。

三、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亮點與不足

(一) 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亮點

人文交流作為中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第三大支柱，與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一道成為中國對外關係的三駕馬車，在外交中已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加教育合作取得豐碩成果，成為兩國交流的亮點。由於加拿大沒有全國統一的教育部，中加在教育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的合作經常直接在學校與學校、學術組織之間進行。這種合作呈現出很大的靈活性，操作起來也非常快捷和有效。從中國政府的層面，目前教育部也給予各個學校很大的自主性，有利於未來更加全面的交流合作。

(二) 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不足

但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中加教育交流及留學移民不平衡等。隨著中加合作辦學和留學項目的增長，中國與加拿大在教育方式和教育內容上的對接越來越密切，在結果成果上促進了豐富了中國的教育市場。由於合作辦學和留學項目常常將中國學生引入加拿大大學，而加拿大政府又通過移民政策優惠來吸引優秀的留學生定居，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國的人才外流。

此外，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如2023年5月4日，滑鐵盧大學宣布中止與華為的合作，滑鐵盧大學2023年結束與中國科技巨頭華為的研究合作夥伴關係，以「保護」

該校的科學研究。此舉將標誌著自 2016 年以來已經達成的協議的終結。滑鐵盧大學研究副校長夏爾曼·迪恩 (Charmaine Dean) 在一份聲明中寫道：「這一決定是我們與滑鐵盧各級政府為合作保護科學研究而作出的廣泛努力的一部分。」，「我們認識到，這一決定使一些研究人員的前沿工作面臨危險，因為他們正在失去可靠的資金來源。」迪恩表示，該校目前與華為的合同將在今年年底前到期，並敦促加拿大各機構介入，填補資金缺口。多年來，華為已經投資了數百萬美元用以與幾所加拿大大學建立學術研究合作夥伴關係。

2022 年 4 月 5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加拿大外長梅拉妮·喬利 (Mélanie Joly) 通電話。王毅表示，中加兩國人民有著長期友好交往，但近年來，中加關係因孟晚舟事件嚴重受挫，兩國關係的現狀不符合雙方利益。王毅表示，中方始終從戰略和長遠角度看待和處理中加關係，加方應正視問題，同中方相向而行。王毅就此提出三點意見：一是積極客觀看待中國，奉行穩健務實的對華政策；二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給中加關係設置新的障礙；三是堅持獨立自主，排除不必要的外部干擾。兩位部長討論了中加關係近年來面臨的挑戰，以及坦誠對話的重要性。鑒於兩國文化聯繫緊密，民間往來密切，他們還討論了兩國在共同利益領域開展合作的途徑。兩位部長同意保持溝通渠道暢通。

王鎬大使於 2024 年 5 月 24 日抵加履新並於 6 月 26 日向加拿大總督遞交國書。近日，王鎬大使表示，過去幾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加關係遭遇了一些困難，這是中方不願看到的，也不符合雙方共同利益。^[18]

2024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在京同加拿大外長喬利舉行會談。王毅說，這些年中加關係經歷了困難和曲折，這不是中方願意看到的，也需要加方認真反思。^[19]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們不僅不能因為眼前的一點困難和挫折而失去信心，反而應當在中加兩國共有的價值理念和合作基礎中，思考中國與加拿大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優勢與前景展望。例如，中加兩國都是多民族共存的主權國家，多元

文化主義理念在兩國具有共同基礎，這也是兩國教育交流與合作能夠繼續深入推進的重要基礎。未來，中加兩國健康發展的核心是兩國均要堅持包容、多元、自信的文化態度，真誠推進兩國文化共同發展。基於對以上發展趨勢的認識，我們建議雙方在以下幾方面進行努力。

第一，推進中加教育交流與合作。新時期中加應繼續落實教育合作高層磋商機制，推動教育合作論壇常態化，進一步加強部際、大學互訪，協同簽訂不同層次的教育交流與合作協議，擴大加拿大留學中國項目和中國學生赴加拿大留學生的規模。

第二，促進留學生雙向流動。雙方在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機遇日益增多，發展空間廣闊，問題也需要引起重視。目前中國在加拿大就讀的中國留學生數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中加教育交流與合作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中方歡迎更多加拿大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華學習，願意擴大加方青年赴華參加夏令營規模等，實現雙向流動。

第三，加深兩國之間的認識。目前加拿大大部分高校裡講授中國課程的專家主要來自歐洲和中國台灣，其視角與中國大陸客觀實際有一定的差距，影響加拿大師生對中國的認知。相對於中國對加拿大的了解程度，加拿大需要提升對中國的了解程度。內容包括但不限於在中加留學、學者互訪、合作辦學、教育研究、智庫合作研究等問題上的磋商和合作，加深兩國之間的認識，互惠共贏。

第四，夯實人文外交的基礎。加拿大可繼續秉持多元文化主義理念，主動摒棄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尊重兩國文化形態差異；中國則可借助在加移民、定居、留學、經商等的民間力量，積極開展官方、社會組織、商業團體、民間等多種形式交流活動，增強兩國人民對彼此文化的情感認同和價值理解。

第五，加大中加關係研究的力度。中加兩國對對方國的整體研究力量不足，水平有待提高，加拿大學界包括智庫對中國的了解很不夠。有必要加大中加研究。如在教育領域，應探索幫助學生和家長更加方便地理解和進入對方教育系統的

方法等，推進教育交流與合作。

四、中國與加拿大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優勢與前景展望

（一）加拿大及相關大學將國際化列入了戰略規劃之中，有助於進一步推動加拿大與各國的國際教育交流合作

2015年9月，聯合國紐約峰會通過的《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的《教育2030：行動框架》，該議程和行動框架為未來15年世界教育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加拿大作為高等教育大國，沒有設立全國統一的教育部。各大學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擁有自治權，可以由董事會委托校長自主制定發展目標、規模、方向與管理，但絕大多數大學卻不約而同地將國際化列為自身的重要目標——根據UNIVCAN在2014年所公佈的調查結果，96%的加拿大大學將國際化列入了戰略規劃之中，^[20]以應對全球化挑戰的需要。加拿大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是與加拿大政府的政策支持分不開的，是加拿大順應世界教育發展方向，因應全球化挑戰需要做出的選擇。

（二）在中國教育對外開放大格局中，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有助於推動中外、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進一步深化

教育對外開放及國際化是當前中國教育的重要趨勢之一。中國的《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應當完善教育對外開放戰略，深入開展國際教育交流合作，並要求進一步推進、深化辦學、教育體制方面的改革。2016年上半年中辦、國辦印發了《關於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強調要堅持擴大開放，做強中國教育，推進人文交流，不斷提升中國教育質量、國家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中加教育和人文交流合作在促進加拿大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民心相通，加強國別和區域合作，提升在加拿大軟實力和影響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教育對外開放大格局中，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扮演著重要角色，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擴大包括對加在

內的國家和地區的教育開放，加強與加拿大的國際教育交流合作，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中加兩國經貿合作的推進有助於加強兩國國際教育交流合作

隨著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的日趨緊密，中加兩方互派留學生、交換生以及教師訪學漸漸增多。留學和訪學活動促進了中加教育領域的相互了解，在個體層面促進了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科研上的交流合作。中加貿易創新高。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加拿大2022年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價值首次超過一千億加元，對華出口也創了記錄。經濟學家和一些其他專業人士表示，在後疫情時代，隨著需求的增加，供應鏈的重塑，企業正在超越兩國之間的政治緊張關係尋求合作。

（四）兩國高層互訪與磋商為加強和深化中加教育和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礎，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於加拿大沒有全球戰略，與中國沒有歷史恩怨與領土糾葛，不存在潛在而不可避免的衝突。此前一段時間，兩國政府領導人頻繁往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取得了合作成果。2015年11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土耳其安塔利亞會見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Justin Trudeau)。賈斯廷·特魯多在會見中表示，加拿大希望全方位深化同中國的友好合作關係。雙方應該密切高層特別是領導人之間的往來，增強政治互信，加強經貿、農業、城鎮化、人文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加中關係在互利共贏基礎上更好發展。2016年，小特魯多於8月30日至9月6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並參加9月4日至5日在中國杭州舉行的G20領導人峰會。這是2015年加拿大聯邦自由黨贏得大選上台後，總理賈斯廷·特魯多首次訪華。訪華期間，小特魯多尋求推動加拿大與中國進行更廣泛的對話，加方代表團將與中方緊密合作，促進共同繁榮，推動加拿大中產階級的成長。此前的高層磋商為加強和深化的中加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礎，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王鏞大使指出，中加建交54年來，雙方各領域務實合作成果豐碩，為兩國人民帶來

了切實的益處。中方重視發展對加關係，願同加方一道，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合作共贏基礎上，促進中加關係健康穩定發展。西蒙總督表示中國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是加重要貿易夥伴。加方願同中方加強交流合作，推動雙邊關係向前發展，更好造福兩國民眾。

（五）以教育為重點領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將是中加合作重大格局中的重要增長點之一

不斷推動中加兩國的國際教育交流合作，深化中加人文交流，有助於進一步夯實中加友好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近日，王鏞大使接受了媒體採訪，指出「中國始終把加拿大當作合作夥伴，而不是對手和敵人；希望加方同中方一道，推動雙邊關係早日重回正軌。」王鏞表示，自己到加履職一個多月以來，同加國政府和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印象最深的是加拿大地大物博、風景秀麗、文化多元，感受最深的是中加悠久的交往歷史和深厚的傳統友誼，聽到最多的是大家對恢復和加強兩國各領域互利合作的呼聲。

王鏞還表示，中加兩國人民有長期交往歷史。希望更多加拿大朋友赴華走走看看。一段時間以來，中方已推出多項措施，為外籍人員赴華提供便利。現在加拿大民眾也可憑有效國際旅行證件和聯程客票過境北京、上海、重慶等 20 個中國城市，在規定區域停留不超過 144 小時可免辦簽證。中方也歡迎更多加拿大青年前往中國學習，讓留學生成為促進兩國友好的「民間大使」。他還希望加方能與中方共同努力，儘快解決中加之間直航航班不足和簽證難等問題，為促進中加人文交流提供便利。^[21]

2024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京同加拿大外長喬利舉行會談。王毅說，這些年中加關係經歷了困難和曲折，這不是中方願意看到的，也需要加方認真反思。中加之間不存在根本利害衝突，兩國人民有著悠久的友好交往。中加關係曾長期走在中國同西方國家關係前列。作為在亞太地區有重要影響的兩個大國，雙方有著廣泛共同利益和互補優勢，維護好、發展好雙邊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中方重視加方多次表示願本著積極、務實、建設性的態度對待和推進雙邊關係。雙方應以客觀理性的認知看待對方，以相互尊重的態度對待彼此，以求同存異的精神處理分歧，以平等互利的原則加強合作，拿出對歷史和人民，對現在和未來負責任的擔當，推動兩國關係實現改善，沿著健康穩定軌道向前發展。

喬利表示，加中人民友好歷史悠久，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在加拿大同樣家喻戶曉。加方願積極、務實地改善和發展對華關係，保持接觸對話，加強在經貿、旅遊、氣變、環保、人文、禁毒等領域合作，實現互利發展。

王毅說，今年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 70 周年，加方應採取實際行動，便利兩國人員往來，維護好人文交流紐帶，改善兩國民意基礎。^[22]

中國共產黨二十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王毅就同加拿大外長喬利舉行了會談。其中所釋放的信息不僅是，中國將聚焦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還有中國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為包括加拿大在內的世界各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中加雙方要繼續發揮經貿合作的重要引擎作用，探討開展各領域對話合作。

中加兩國健康發展的核心是兩國均要堅持包容、多元、自信的文化態度，真誠推進兩國文化共同發展。中加之間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是中加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並將繼續為兩國教育的發展發揮重要的作用，未來合作空間廣闊。兩國應統籌資源，開展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也將會給兩國人民帶來更深層次、更高水平、更大的利益。

結語

總體來看，深化中加國際教育交流合作，符合兩國長遠利益。具體到教育領域，做好教育對外開放工作，是新時期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推進國家教育現代化的重要戰略。兩國政府要從戰略高度看待中加人文交流，深化以教育為重點領域的中加人文交流。「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映，心相映在於人文交流。」人文

交流是推動積極合作、建立更緊密聯繫的重要方式。兩國的關係不僅需要通過政治互信和經貿合作來加強，更需要通過人文交流來增信釋疑。未來的國際交往將更加關注兩國人民的互相認知、了解和信任。

雙方不斷加強和深化的中加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文交流有其自身發展規律和行事特點，其長遠效應的充分顯現需要更長時間。但是，人文交流也是雙邊合作中非常活躍、極具潛力的領域。中加雙方應爭取在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上，深化以教育為重點領域的人文交流，推動兩國國際教育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為兩國關係更穩更好發展開闢新的增長點、提供新的推動力。只要中加兩國以務實求真的態度積極推動雙邊關係，中加兩國關係有望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

基金項目：2024 年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課題名稱：服務國家戰略的中國區域國別學學科建設研究。

- [1] 馬媛：〈加拿大高等教育國際化研究〉，載《河北師範大學》，2010 年。
- [2] CBIE, *A World of Learning: Canada's Performance and Potential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5.
- [3] 2002 年，加拿大聯邦政府出台「加拿大創新戰略」。
- [4] 2013 年，負責此類項目的主要機構「國際開發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DIA) 並入外交與貿易發展部，又稱加拿大全球事務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隸屬於外交部之下。
- [5] 加拿大阿爾伯塔省教育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關於教育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014。
- [6] 在 2005 至 2014 期間舉辦了南北科研計劃，讓加拿大學生前往外國參加 3 到 6 個月的實習，而實習的地點均為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的企業。到 2014 年項目截止為止，共有 1,515 名加拿大學生出國。SYMPOSIUM ON NEW MODELS OF NORTH-SOUTH PARTNERSHIPS,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Ottawa, JUNE 12-13, 2012, <http://www.univcan.ca/wp-content/uploads/2013/07/idrc-aucc-north-south-symposium-report-2012.pdf>.
- [7]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http://www.moe.edu.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603/t20160316_233837.html.
- [8] FACTS AND FIGURES--Canada's Performance and Potential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ttp://cbie.ca/media/>

facts-and-figures/

- [9] 〈加拿大：去年中國留學生達 11 萬人〉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a/20160428/48619508_0.shtml.
-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http://www.moe.edu.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603/t20160316_233837.html.
- [11] <http://cbie.ca/media/facts-and-figures/>.
- [12] 駐溫哥華總領館教育組統計分別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BC) 和阿爾伯塔省 (AB) 高等教育廳的支持下，獲得領區內由兩省政府統計出來的中國留學生（交國際學費的學生）數據。
- [13] 加西教育簡報，2016 年第 5 期，駐溫哥華總領館教育組。
- [14] 〈疫情下：加拿大留學生學簽狂減 45%！新移民暴跌 17 萬！〉 www.sohu.com，2020 年 6 月 1 日。
- [15] 魏禮慶：〈新冠疫情如何改變留學選擇〉，載《中國教育報》2020 年 5 月 22 日第 6 版。
- [16] Education Act, R.S.O.1990, 2012-9-12, <http://www.search.e-laws.gov.on.ca/en/isysquery/d032e8d9-abf7-4c70-a600-6ec4d7e1bc16/17/doc>.
- [17] 翁朱華，希建華：〈教育技術研究的新動向——「2010 中加教育與技術研討會」述評〉，載《開放教育研究》2010, 06:21-24, 「中加教育合作與人才培養項目」，《出國與就業》2004, 14:3。
- [18] 參見：中國新大使向加拿大總督遞交國書，〈望儘快解決中加直航〉，2024 年 7 月 11 日。
- [19] 參見：王毅同加拿大外長喬利會談，2024 年 7 月 19 日。
- [20] UNIVC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t Canadian Universities*, 2014. 參見：<http://www.univcan.ca/wp-content/uploads/2015/07/quick-facts-internationalization-survey-2014.pdf>.
- [21] 同注 [18]。
- [22] 同注 [19]。

Research 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Zheng Chuns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Center for Canadian Studies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nad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major destination country for Chinese students, immigrants and worker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performanc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f edu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s predicted.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education as the key area will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growth points in the major pattern of China-Canada cooperation. The high-level visits and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and deepening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Canada, Education, Exchanges, Cooperation